

經部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玆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錄監生臣李文杞

五禮通考卷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一

圜丘祀天

蕙田案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天天為百神之君天子為百姓之主故惟天子歲一祭天

周禮冬日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冬至取陽

生南郊取陽位圜丘取象天燔柴取達氣其玉幣牲牢尊俎樂舞車旗之屬各以象類雖一名一物之微莫不有精意存於其間故曰郊所以明天道又曰明乎其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自禮經不明章句之儒羣言淆亂朝堂之上議論紛拏六天始於康成合祭起於新莽排擊者不遺餘力然行之數千百載而未已大都沿註疏者失之愚因前代者失之

陋樂簡便者失之怠皆非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兹輯祀天門以經為斷以史為案經傳為之綱領疏解為之條貫正其紕繆一其異同而歷代典禮之得失廷臣建議之是非洞若觀火議禮家可考覽焉

易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 疏帝天也此時以享祭享于帝明靈降福 朱子本義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為卜郊之吉占

渙卦象下傳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疏先王以渙然

無難之時享于上帝以告太平建立宗廟以祭祖考

鼎卦彖下傳聖人亨以享上帝疏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

書經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祭傳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天神之禮注建立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疏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

王制天子祭天地

集說講義謂祭天神于南郊祭地祇于北郊

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疏天子至尊而猶祭于郊以行臣禮而事天是

欲使嚴上之禮達于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

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注百神列宿也疏百神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

禮器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祀帝于郊敬之至也

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陽位也

于郊故謂之郊 陸氏佃曰言天無所不在以我祭于郊也故謂之郊而已于國則已褻于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

郊所以明天道也 注明謂則之以示人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疏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祭義惟聖人為能享帝 注謂祭之能使之享也帝天也

仲尼燕居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 注仁猶存也郊有后稷 疏仁謂仁恩相存念也鬼神謂人之鬼神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朱子章句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蕙田案南郊北郊分祀天地此泛言郊似不專主乎天也以其對社而言故朱子以為祭天耳然社亦非地之正祭也詳見後說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疏郊祀天地之樂歌也祭之于南郊祭之于北郊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經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

漢書郊祀志云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

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記曰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于洛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

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共一時祭享之禮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還有方澤之祭。又曰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于南祭地于北而其壇壝樂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圜丘則古者

未嘗有此瀆亂龎雜之禮
禮經會元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祭明矣蓋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至于圜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於方丘陰位以祭地祇此天神地祇之祭必求諸陰陽之義亦如禮東方則以立春禮青帝於東郊禮南方則以立夏禮赤帝于南郊禮西方則以立秋禮白

帝于西郊禮北方則以立冬禮黑帝于北郊此則有分祭之禮也先儒以為合祭者徒見所言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見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

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
地祇合祭乎愚故謂郊丘分合之説當以周禮為定
陳氏禮書祀天于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
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
地于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
所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
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
泰折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圓言泰則大之至

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
敬燎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
于兩堦之間則壇必設于圜丘之南坎必設于方丘
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于樂六變
之前瘞必于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于郊丘其牲
角繭栗其牲體全脊其羮太羮其器犧尊疏布鼏樿
杓豆登鼎俎簠簋匏陶之類其藉蒲越藁秸其歌樂
黄鍾大蔟奏大吕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

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搢執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而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

羅泌路史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人君之事天地正如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

郊天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耳般之祀四嶽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安武后之失也而顧用之果為得耶夫聖人之為祭必求其類以為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于太壇瘞埋于太折太壇南郊之壇太折北方之坎壇于圜丘南坎于方澤北是故圜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圜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圜丘母地方澤此則事不同

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圜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圜中規折方中矩燔柴于太壇瘞埋于太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圜鍾為宮冬日至于地上圜丘奏之函鍾為宮夏日至于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亓北面

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中庸所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若郊社可合則禘嘗亦可合矣圜鍾以禮天神函鍾以禮地祇黄鍾以禮人鬼若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

朱氏鶴齡曰周禮冬至祀昊天于圜丘夏至祀地祇

于方澤禮記燔柴于太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天地分祭禮有明文後世人主每不克兼行葢禮儀繁重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故多主合祀南郊之說宋元祐間蘇子瞻引昊天有成命詩序以為合祀天地之証是不然夫昊天有成命乃成王即政郊祀見上帝之詩序言天而并及地猶言父者并及母經典多然禮記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亦兼地言之若如子瞻說則周人本無合祀

之禮安得有合祀之詩乎祀天而詩不詳言天者以天無聲臭非形容之可既也周郊配以后稷而詩不及稷者以獻稷自有思文又受命配天始于文武則專稱二后其宜也昊天不可形容故成王不敢康以下推本文武受命對越上天之小心以形容之頌文武即以頌昊天也

蕙田案南郊北郊天地分合祭千古聚訟考分祭見于周禮之圜丘方澤禮記之泰壇泰

折厥有明文合祭則無之也而後人以北郊不見經傳為疑案漢書志載匡衡張譚議有祭天于南郊瘞地于北郊及翟方進等引禮記南郊定天位北郊就陰位之語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本固不特注疏為然是不得謂之無據也合祭自王莽始後之君臣圖宴安憚勞費于是曲為附會往往以名詰用牲于郊牛二謂經文無北郊及昊天有成命詩歌

天不歌地為辭夫周禮稱圜丘方澤亦未嘗有南郊之名郊特牲之變圜丘為南郊亦猶祭法之言泰壇同實而異名耳且言南正以别于北而經之汎言郊者皆統天地可知何必以無北郊之文為疑也至宋蘇軾以詩序郊祀天地謂詩終篇言天而不及地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今祭地于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是不知圜丘方澤

正須兩用故言天地若合為一祭則但云郊祀足矣不必標舉天地也孔疏云經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其意甚明若謂歌天而不歌地考詩詞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意謂我周受命而為天子當主天地之祭此猶言其命維新天作高山云爾非專指天之功德而歌頌之也是終篇雖未嘗歌地并亦何嘗歌天蘇氏廼指一天字以為歌

天不歌地過矣夫此詩唯不稱所祭之功德而成王不敢康以下但言主祭之基命宥密則用之祀天可用之祭地亦可固不得據為合祭之証也考天地之祭漢時或分或合後唯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髙祖之開皇唐𤣥宗之開元宋神宗之元豐元文宗之至順明世宗之嘉靖特主分祭餘皆主合祭其間廷臣建議惟宋紹聖中黄復言南郊

合祭自古無有止因王莽謟事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同牢逮乎先帝始釐正之陛下初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王莽私意合而配之瀆亂典禮此言深悉合祭病根明嘉靖時夏言疏駁霍韜周禮莽賊偽書不足據曰合祭以后配地實自莽始莽果偽為是書何不削去圜丘方澤之制天地神祇之祭而自為一說耶此言足明分祭之確據兩議可為萬世

定論矣夫自漢以來盈庭集議主合祭者往往不能奪分祭之理可見人心之不可泯而主分祭者往往不能屈合祭之勢可見人欲之不易克觀明世宗南北郊之制甫定神宗萬歴三年閣臣張居正進郊禮圖册仍以孟春合祭為説其言曰冬至極寒而祼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之中時義為戾夫身為大臣不以敬天勤民相儆勗而

以便安逸豫為逢迎隱微深痼前後一轍良

可慨也我

朝定南北郊祭

天子歲必親行破累代之陋規遵古經之正禮三代之

盛奚以加焉

右郊名義

蕙田案鄭氏注禮祭天之失曰天有六曰歲

九祭曰郊丘昪丘則天皇大帝郊則感生帝

曰丘配嚳郊配稷曰郊丘即禘曰禘郊祖宗

皆配天疏家發明皆依鄭氏為說凡祭天禮

物樂舞皆分圜丘郊為二處分天皇大帝感

生帝為二禮諸儒痛辨極論附載後方各條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陳氏汲曰祀昊天上帝總言祭天耳昊天猶言蒼天也

王氏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則猶四方之諸侯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體嫌于不能降用嫌于不能辨故言其降而與物接

則以昊言天言其升而與物辨則以上言帝

鄭氏鍔曰周禮有言天有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言天則百神皆預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之類是也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司服所謂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之類是也言上帝則無預乎五帝掌次所謂旅上帝張氈案五帝則張大次之類是也言天言帝神各不同至于昊天上帝則兼舉其統天言之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主位乎上故曰上帝位為最尊物無以稱其德唯致其精意可以享之故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國語所謂精意以享謂之禋是也

方氏苞曰冢宰司職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舉五帝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此不及五帝者舉昊天上帝則五帝可知也司寇職禋祀五帝則戒日舉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以稱者實柴

槱燎不過以氣求諸陽血祭瘞埋不過以魄歸之于陰而聖人所以昭格于皇天后土者惟在于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于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于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周用禋祀別見于大司寇故宗伯職畧焉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別見于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別見于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誤矣

附諸儒辨鄭氏六天　天帝不同

郊特牲孔疏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按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并以王氏難鄭氏為天有六天天為至極之尊其體秪應是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

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禮器云享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天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惟用家語之文謂太皥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　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玄謂昊

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賈疏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土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謂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含元氣以布斗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大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

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氊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寳上帝大帝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鄭注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賈疏知者見下文别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 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注上帝五帝也春官典瑞旅上帝秋官職金旅于上帝注並同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鄭注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 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鄭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 孔疏此祭上帝謂當方帝皇氏云謂感生帝義非也 春官典瑞賈疏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也 喪服小

記鄭注始祖感天神靈而生　大傳鄭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孔疏衆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　禮器饗帝於郊孔疏王者各祭感生之帝于南郊　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鄭注大旅祭五帝饗帝祭天孔疏祭天謂郊祭天鄭直云祭天則感生之帝與圜丘俱包之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于上帝鄭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雜記可以有事于上帝注魯頌皇皇后帝疏並同　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鄭注上帝大微之帝孔疏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為大帝大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

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　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鄭注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于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也孔疏上帝太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為昊天上帝秖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是耀魄寶上帝為大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五帝之文故分為二　又曰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　詩商頌長發帝立子生商鄭箋帝黑帝也孔疏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

蕙田案鄭氏註經文天帝名目錯出一天帝也曰北辰耀魄寶天皇大帝皇天上帝昊天

上帝一天而數名又謂皇天北辰耀魄寳上

帝太微五帝一號而二神一五帝也曰五德

帝當方帝感生帝一感生帝也曰靈威仰赤

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隨時代而變其

病總在謂天有六而天帝為二

王氏肅曰天惟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

育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上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

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

得稱上天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

又曰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定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黄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

程子曰六天之説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豈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

故諸儒附會此說正與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
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
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
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為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
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
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
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

今郊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

楊氏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於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黒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注書

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于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有心君之尊也况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耀魄寶之類尤為不經且鄭注周禮祀昊天上帝謂即皇天上帝已知其為一矣及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氏又析而為二以皇

天為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為太微五帝隨意曲説前後乖違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然以五人帝為五帝則非也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是也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分而為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也其實則一天

也

又曰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祭感生帝出於緯書正月祈穀經有明証學者以聖經為信可也

陳氏禮書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

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
祀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
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
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
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
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
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
次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

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

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丘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異也

馬氏端臨曰五帝為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

李氏迂仲曰上帝即天也以其體而言之則謂之天

以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帝之與天果其有異乎孔氏以郊為祭所感生之帝雩為總祭五帝是皆惑於六天之說者也

觀承案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天一而已何得有六然帝既有五天亦何嘗不可有六此如心君然心一而已本無兩心然分而言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不同豈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為心哉康成天神之解

所以不可据者以其溺於緯書旣附會星垣又強立耀魄寶及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等名目其大病尤在混禘於郊瀆祖宗於明堂所以王肅諸儒力辨其非耳若謂五帝不為帝六天不為天則分為四時何不可曰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列於五方何不可曰東天西天南天北天也哉然是就一時一方言之雖同曰帝同曰天而不得謂之

統體之天也即如程子謂乾坤外甚的是六子誠哉六子即統於乾坤也然須知八卦成列乾坤外原有六子但既同體而異形則不得仍謂之乾坤矣故統觀諸儒之說自當以冬至元日孟夏季秋四祭為祀天之正而五帝之祀苐為四時迎氣而不混於祭天之中斯可廓清歷來之聚訟也已

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鄭氏鍔曰樂用圜鐘鼓取天聲管取陽聲琴瑟取雲和舞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圜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生之日以類求類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不降此所以可得而祀

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疏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言冬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王氏肅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

張子曰自秦漢而下多因怪異然後立郊如鄜畤之類大抵不明于禮非正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於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

也

方氏慤曰日爲陽夜爲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陰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曰迎長日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爲功也

陳氏澔曰郊祭者報天之大事而主于迎長日之至

郝氏敬曰每歲祀天非一如祈年大雩明堂之類皆是唯冬至爲重

附諸儒辨鄭氏長日至爲建卯月

郊特牲迎長日之至也鄭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

分分而日長也孔疏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案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馬昭曰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

馬氏晞孟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非矣

惠田案郊正祭之日建於周禮者二皆不言用

辛用辛則魯之禮也魯有祈穀郊無圜丘正郊

凡春秋戴記言魯郊處皆入祈穀門茲不載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

陳氏澔集說配天必以始祖

附論注疏諸家九祭八祭七祭四祭二祭

曲禮天子祭天地孔疏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黄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於南郊四

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於明堂九也○皇氏侃曰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享八也雩與郊禖為祈祭不入數○王氏肅曰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　五經析疑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郊禖禖亦祭天也○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楊氏復曰注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注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注疏主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証學者以

聖經為信可也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以經考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祭天斯言不可易矣注疏以正月郊為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而耀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汩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馬氏端臨曰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郊為祈穀十一月郊為報本

蕙田案古者天子一歲祭天有四而冬至為正祭春官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

之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郊特牲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冬至郊天一也月令孟春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春祈穀二也二者皆以郊名而配以后稷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左傳龍見而雩此夏大雩三也春秋書郊又書雩則雩不得名郊如有配或亦以后稷月令季秋大饗帝此秋

享帝于明堂四也明堂以文王配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樂記所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四祭皆專祀昊天上帝而冬至陽生為正祭此不易之說也乃疏謂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夫祈穀雩祀大饗所祀者上帝非五帝也五時迎氣祭五帝非祭上帝也既誤以祭上帝為祭五帝而五帝之祭有八上帝之祭止一又誤以祭五帝為祭

上帝而上帝之祭一歲有九況小宗伯明言
兆五帝于四郊何得以五帝之祭混于祭天
皇氏又謂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其謬與注疏
同而又牽入郊禖更屬支離王氏肅曰祭天
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焉端臨從之然除
去大雩大饗亦似未安惟程子謂歲之祭
天有四冬至祈穀大雩明堂較為有據然
祈穀大雩祈祭也季秋明堂報祭也禮皆

殺于冬至而郊天正祭止冬至圜丘一祭而已

右四代郊正祭

虞書肆類于上帝蔡傳肆遂也類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

五經異義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朱子曰類只是祭天之名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

曉然決非是常祭

朱氏祖義曰以物之類天者祀上天而告以陟位之事如天之色蒼則祀以蒼璧天之體圜則祀以圜丘

蕙田案此一條陟位告也後世新天子即位告祭之禮蓋本諸此類之名義五經異義之說頗新餘諸解皆不若鄭注之確故朱子書集傳取之以授蔡氏也

歲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柴疏燔柴為祭天告至也

詩周頌時邁序曰廵守告祭柴望也箋廵守告祭者天子廵行邦國至于

方嶽之下而封禪也

禮記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

禮器因名山升中于天注名猶太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方氏慤曰名山與王制所言同義告天謂之升中與周官登中于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天府謂之治中亦此意

蕙田案以上四條巡狩告祭

商書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蔡傳神后后土也

論語堯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朱子集註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

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禡傳于内曰類于野曰禡祭也疏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

朱子集傳類將出師祭上帝也

孔氏穎達曰王制言類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

周書泰誓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傳以事類告天

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疏欲將伐紂告天乃發周禮大祝注用祭事告行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春官肆師凡師類造上帝注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為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疏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若依國四郊則是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

為壇兆此有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而為之

鄭氏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兼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疏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爾雅多為釋詩然類不皆為師祭但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謂之類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

蕙田案以上七條出師告祭

周書武成越三日庚戌柴　傳燔柴郊天先祖後郊自近始　疏告天說武功成之事也庚戌周四月二十二日也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立文不同

陳氏祥道曰大傳武成或先柴祈然後率諸侯以享廟或先率諸侯以享廟然後柴燔既事而退柴帝祈社商郊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前柴望大告武成豐邑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後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

陳氏祥道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所以告其成也出師而告其伐既事而告其成以明所以伐者天與神之命其所以成者天與神之功而已

蕙田案以上二條武成告祭

周書名誥丁巳用牲于郊傳用牲告立郊位于天

蕙田案此一條建都告祭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于南郊者 疏類乎上帝祭告天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豈特將出而有是哉于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于岱宗類于上帝是也

蕙田案此一條將出告祭

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故謂凶烖也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 疏旅是祈禱之名

鄭氏鍔曰旅非常祭也如禹貢言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江刊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旅不如常時之祭以事出于一時之變故不能如禮也

方氏苞曰上帝而曰旅者徧用事于四郊所祭非一帝也春秋傳鄭子產禳大祈于四鄘盖其遺制

蕙田案注疏說旅義甚精訓上帝為五帝則非是下同

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注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

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注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蕙田案祀天正祭也旅上帝有故而祭也天與上帝則一而已

大祭祀大旅共其玉器而奉之

眡瞭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注旅非常祭乃興造其樂器

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大旅則陳之

秋官職金旅于上帝則供其金版

禮記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

爾雅旅陳也

陳氏禮書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于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于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則

旅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氊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廞樂器為明器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于圜丘其義或然

蕙田案以上十條凶烖告祭

陳氏禮書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

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大烖造則或于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

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為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為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烖則無類祭上帝非巡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云至於岱宗柴詩言巡守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守于其將出則類上帝于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于其將出亦類上帝于其所至特禡于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

而退柴于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葢類禮也何則書于舜之既受命則類于上帝于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祭必以類禮也于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于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于四郊則類上帝

蓋南郊乎

楊氏復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陽一嘘而萬物生此又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噏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為宮夏日至于澤中

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示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則柴于岱宗望秩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為之則非正祭

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亓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則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爲不可以對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

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公制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義不可易矣周公豈欺我哉

蕙田案詩書周禮禮記言類祭者不一然不外陟位行師巡守諸大事蓋王者事天如事父子之于父也出必告反必面王者無一息不與天合漢則無一舉動不與天昭鑒故聖人制禮俾王者有事將出必正其義類而告

之于天陟位承天子民之始也出師恭行天伐也廵守大明黜陟也皆義類之正大而不可以己者然則類之為名或亦正其義類而告之之謂乎造祭之禮見于肆師大祝詛祝皆以類造並言竊以造者至也傳言公行告廟反行飲至曾子問亦云諸侯出門反必親告祖廟以是推之則天子將出而類即出必告之義既反必造上帝兼造于廟猶反面之

義肆師等職所云兼行與反而言然則造之
為名即以為述其既至而告之似與類更有
別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陳氏禮書
謂大故皆凶災之類爾雅曰旅陳也或即陳
其情事而告以祈之之義乎如此則三者皆
為告祭而命名取義稍為親切若注疏以類
為依倣郊祀則旅亦未嘗非依倣為之也以
旅為陳其禮物豈正祭類祭大饗不陳禮物

乎又訓造為即而以新為壇兆解之又曰造猶即也為造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造與類更無分別今臚載諸家之說而畧推廣其義以俟後之論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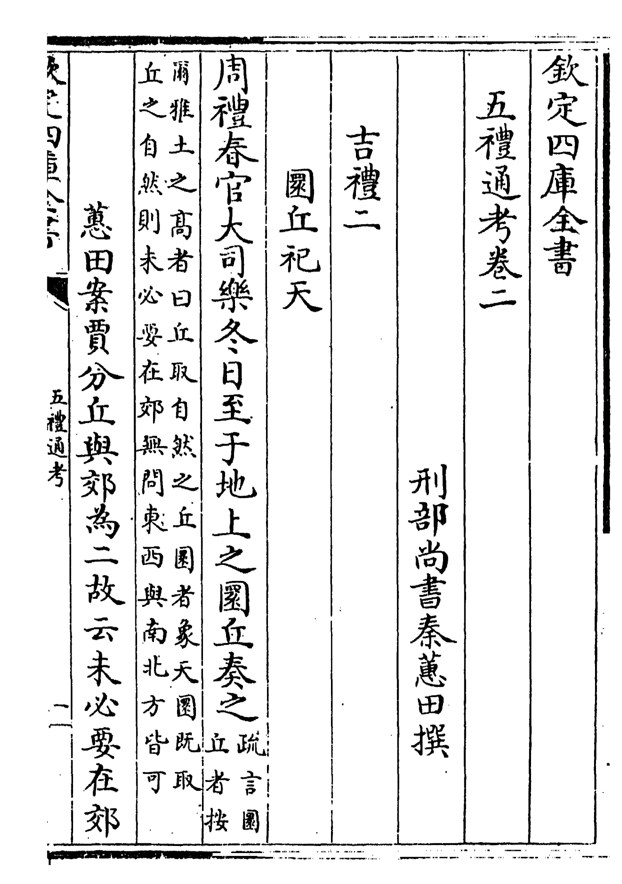
右四代告祭

羅氏路史太昊伏羲氏爰興神鼎制郊禪炎帝神農氏爰崇郊祀帝顓頊高陽氏作五基六韺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承雲帝嚳高辛氏以日至設丘兆

于南郊以祀上帝絜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繒命咸黑典樂為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英享上帝以中營帝堯陶唐氏制咸池之舞而為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

蕙田案刪書斷自唐虞今所載皆據六經為首唐虞以上事蹟見于諸子百家者附錄于條末不敢信亦不敢棄也後同

五禮通考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二

圜丘祀天

周禮春官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疏言圜丘者按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

蕙田案賈分丘與郊為二故云未必要在郊

無問東西南北方皆可斯謬甚矣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注壇封土為祭處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　疏此祭感生之帝于南郊按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于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

郊特牲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方氏慤曰兆則為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于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葢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于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

禮器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馬氏晞孟曰天者高之極者也故為高必因丘陵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因吉土以享帝于郊因

天之事也

陸氏佃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瘞埋于此葢有與吉存焉而昧者不知也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注燔柴訖於壇下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

郊特牲祭天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

逸尚書作雒乃設兆於南郊祀以上帝

爾雅非人為謂之丘

廣雅圜丘太壇祭天也

禮記外傳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于圜丘諸侯不

祭天

通典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近郊五十里

陳氏禮書祀天于南郊地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澤中之方丘泰壇自然之丘泰折人為之坎壇設于圜丘之南坎設于方丘之北古者郊祀如此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泰之祀天不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圜

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祀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騂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于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于南郊先王之禮覆衆廢殆盡良可悼也

附諸儒辨鄭氏郊丘不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禮記大傳不王不禘鄭注大

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祭法有虞氏禘黄帝鄭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 燔柴於泰壇孔疏此祭感生之帝於南郊 大司樂賈疏禮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 郊特牲孔疏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于圜丘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為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鄭云春迎青帝于東郊夏迎赤帝于南郊季夏迎黄帝亦于南郊秋迎白帝于西郊冬迎黑帝于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

正祭感生之帝亦于南郊知者孝經緯云祭帝于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于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享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圜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于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于壇故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次則于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　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于太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

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黄鍾之等以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

王氏肅曰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　又曰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也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馬氏晞孟曰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壇康成

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非也

陳氏禮書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壁之玉六變之樂冬至日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于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大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

蕙田案郊丘非二地無二祭王肅謂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馬氏謂郊者圜丘之地圜丘者

郊之壇蓋王者于國之南郊因吉土以築壇郭璞曰地有吉氣土隨而起禮器云因吉土以享帝于郊是也爾雅非人為謂之丘吉土必高故曰丘築壇象天之圜故曰圜丘亦曰泰壇泰壇即圜丘圜丘即吉土故曰至敬不壇蓋以自然之丘為壇為高必因丘陵而非謂祭天無壇也記曰于郊故謂之郊則舉一郊而圜丘泰壇統之是無二地矣周禮冬日

至祭天于圜丘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非二祭矣乃註疏于大宗伯大傳祭法郊特牲大司樂誤以郊丘為二地二祭于是所祀之帝則有天皇大帝及感生帝之異豈知天一而已無二天安有二帝至感生帝之説尤屬不經王肅已非之所配之帝遂有帝嚳后稷分配之異夫大傳所云禘也宗廟之大祭非祭天也乃鄭氏誤以禘為郊天于是遂有

帝嚳配天之說不知郊是祭天配者稷也非嚳也然鄭氏所以分郊丘為二地二祭者孔疏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考蒼璧四圭非兩玉也蒼言其色璧言其質四圭言其製四圭四面各一圭蒼以象天之色璧以象天之圓四圭以象天之四時尺有二寸以象天之十有二月圭之本著于一璧亦以象乾元統天也本不必

分為二玉又何緣為兩祭之證耶又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圜丘與郊各有所執楊信齋曰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初蓋一祭而兩用即如是說則亦足以破鄭氏兩祀之謬矣孔疏又云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祭法云用騂犢是牲不同楊信齋曰天道渾全陰陽五行

具備不比五方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
陽則其色赤故説卦曰乾為大赤周為赤色
用騂犢又何以蒼璧為疑夫玉以禮天至敬
也故取象天之色牲則各從所尚如玄牡白
牡之類若玉必用赤則且混于赤璋之色矣
何玉與牲必同色耶孔疏又云冬日至圜鍾
為宫祀天神乃奏黄鍾歌大吕是樂不同陸
佃曰圜鍾降神之樂也故曰凡樂圜鍾為宫

冬日至于圜丘奏之天神皆降黃鍾祀神之樂也故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所用之樂雖不同不害其為同祭斯亦理之可信者據此則鄭注之所拘泥者可以盡破而帝天之殊號配祭之異帝尤為惑于讖緯而不足辨者矣

右郊壇

易豫卦象上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陳氏禮書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祖之尤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郊其近而祖其遠周以文而尊尊故郊其遠而祖其近鄭

康成謂虞夏宜郊顓頊商宜郊契其說非也

國語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陳氏禮書言虞氏郊宗異于祭法者賈氏曰虞氏之後在夏商為二王後有郊禘祖宗之禮是也由是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于祭法者蓋宋禮與

附辨註疏諸家禘郊祖宗皆配天嚳稷分配圜丘郊

圜丘郊名禘祭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黄帝鄭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孔疏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宗祖所配之人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此禘鄭謂祭昊天於圜丘者以文在於郊祭之

上郊前之祭惟圜丘爾爾雅釋天云禘大祭比餘處為大祭故總得稱禘也按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黃帝顓頊是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鄭義也鄭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者以明堂月令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帝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此云祖文王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虞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　周禮大司樂鄭注祭法曰周人

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禮記大傳鄭注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郊特牲孔疏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為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于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為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為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惟云禘為

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于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為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曰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圜丘之祭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享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

故云祖宗通言

趙氏匡釆曰虞氏禘黄帝葢舜祖顓頊出於黄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祖者剏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髙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氏禘黄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于顓頊也

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

嚳故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

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同稷有

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郊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

楊氏復曰嘗以大戴禮帝繫及司馬史記考之乃知

趙伯循之言確乎不可易也祭法有虞氏禘黄帝夏

后氏亦禘黄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者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瞍皆微為庶

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為祖廟黄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黄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禹者黄帝之元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故夏后氏亦禘黄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殷祖於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吞玄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嚳于契之廟而以契配之也周祖於稷稷之母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郊見巨人跡

踐之而生稷帝嚳者稷之所自出故周亦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稷配之也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者黄帝生元囂元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生堯帝嚳即堯之父也帝顓頊則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顓頊配天為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帝顓頊為祖仁之至義之盡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夫鯀治水九載非無功也但以蔽於自用而績用弗成禹能修鯀之功

則前日未成之功至是成矣故夏后以鯀配天也冥者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烈至與先聖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太祖克配彼天此則無可疑也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帝顓頊者有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也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尚德是也夏后氏之祖顓頊猶有

虞氏也禹啟夏祚既以顓頊為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世子孫乃以禹為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湯革夏命為殷之祖然殷之功始於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為受命之祖詩曰衎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然則三宗亦為不毀之廟也武王革殷命為周之祖然武王之功起于后稷故周

以后稷為太祖不言周人祖稷者周人郊稷以祖配天則祖稷不言可知矣文王受命作周故以文王為受命之祖所謂文世室是也文王為祖故武王為宗當武王之身亦未有宗後世始立武王之廟為宗所謂武世室是也凡此皆趙伯循已開其端特從而推明之爾

馬氏晞孟曰禘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禘郊者祭天於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

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為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為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為未足盡祭享之意而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攷之虞夏者黄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黄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也故商周禘帝嚳

王氏肅曰鄭玄以祭法禘黄帝及嚳為配圜丘之祀

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為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

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
趙氏匡采曰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丘哉祖之所自出鄭云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
楊氏復曰案天子七廟左昭右穆世滿而迭毀惟禘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世世不絶不可以宗廟之常禮論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

也郊者郊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也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
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
賈誼劉歆韋玄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
與乎祀天唯郊一條為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
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
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
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為二以禘為冬

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為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為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為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附經而行居之不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說正矣又以禘為五年殷祭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千歲之後獨得其說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於是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

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

又曰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絶不相關而註安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説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安指為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為有功及

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

帝與感生帝為兩祀譽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

文獻通考馬氏曰祀天莫大于郊祀祖莫大于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畧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于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為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

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為有六以祀六帝為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者其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于是釋禘郊祖宗以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于取讖緯之

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于康成也蔡氏德晉曰禘與祖宗非祭天之名帝嚳及武王于周未嘗有配天之事不得謂冬至圜丘為禘以嚳配季秋明堂為祖宗以文武並配也祭法之禘與大傳小記之禘其義則一不得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大傳小記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于郊也大雩大享並非祀五帝不得配以五人帝徧及五人臣又不

得于大享時抗五神于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也

蕙田案祭有郊有宗廟周禮大宗伯禋祀昊

天上帝于圜丘月令天子元日祈穀于上帝

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月令大雩帝左傳

龍見而雩圜丘以冬至祈穀以孟春雩以仲

夏三者皆郊祭天也禘以祭始祖所自出之

帝祫以合祭毁廟未毁廟之主祠禴嘗烝謂

之時享皆宗廟之祭也二者固截然矣乃鄭

康成注大司樂冬日至圜丘奏之曰此禘大祭也是以圜丘為禘也注祭法有虞氏禘黄帝曰此禘謂祭昊天于圜丘是以禘為圜丘也注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曰謂郊祀天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是又以郊為禘也既分郊丘為二祭又合郊丘為禘祭惑誤滋甚王肅發其端趙氏楊氏詳其辨諸家從而引伸之可謂廓如矣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呂氏大臨曰郊者推其祖之功德可以配天者祀天於郊以所配者配之故曰郊宗者以功德可宗祀帝於明堂則以其宗配之

周氏諝曰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宗之法推之則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皆為配天於圜丘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為配帝於明堂然昊天尊於五帝而后稷先於文王則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也而顓頊則先於帝嚳與鯀而契又先於冥今帝嚳與冥反配天於圜丘而顓頊與契反配帝於明堂何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蓋明堂之禮唯見

於序周頌者之與孝經是明堂之禮虞舜夏殷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即大祖也而為大祖者其廟不毀於萬世而其祭嘗行於四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圜丘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舜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卑者為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復有大祖故后稷為大祖而配天於圜丘文王復為祖而配帝於明堂蓋文之極於周也如此

陳氏祥道曰天之精氣則一而吾之祖考不可以同配故或郊之以配於圜丘或祖宗之以配於明堂所謂祖宗者蓋離而貳之則有祖有宗合而一之則皆謂之宗故此以文王為祖而孝經又以文王為宗也然則孝經以明堂始於周公則虞夏殷之祀祖宗其亦有明堂乎蓋明堂之名雖始於周公而夏虞之祀

祖宗未必非明堂之類也

程子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也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埽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物成之時故祭以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

楊氏復曰鄭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

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

食明堂何關焉

家語郊問定公問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

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

返始也故以配上帝

大戴禮朝事篇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

不忘本也

春秋定三年公羊傳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

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注祖謂后稷

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能行

詩周頌思文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疏后稷配南郊

右配帝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疏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為尊故此祭者日為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不用所出之帝為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為賓主也猶如君燕群臣使膳宰為主人不以君為主也

陸氏佃曰禮務質畧是之謂大報若社不美不足為報也故曰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

馬氏晞孟曰郊者所以祀天昊天上帝者天之貴神也神不得見故大報天而以日為主祭于壇而列於衆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畧也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注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

疏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謂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星雖是春祈天生養之功大故稱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為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日得為衆神之主也

周氏諝曰大報天當以昊天為主此言主日誤矣

楊氏復曰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唯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於

上帝而後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非類於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況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名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鑾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溷也案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祭天神人鬼註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

後漢建武元年采用前漢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埽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蔡氏德晉曰魯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於郊之日附祭日月於壇上

蕙田案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典瑞圭璧以祀日月祭法

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則日月固有正祭矣而禮又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何也孔疏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為尊故日為諸神之主猶如君燕羣臣以膳宰為主人也配之以月自月以下皆祭蓋天帝獨為壇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楊信齋謂祭天而主日配月非必百神從祀也莫尊于天莫重于

郊祀豈容溷以百神之祀乎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祭德晉從之又曰魯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于郊之日附祭于壇上數說不同今紫上帝為祭主日月為從祀于義無傷乃曰徧報天之一切神夫冬至郊天本屬正祭亦可稱報祭然所報者天也天至尊故曰大非以報一切神為大也今乃云自日以下皆祭至另為一壇

夫圜丘泰壇止一壇耳安得别有一壇耶楊信齋謂非必百神從祀似為近之但據三正記云郊後必有望而謂郊之明日祭之恐亦未必然何也望祭專主山川不得兼日月也春官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乃概言諸祭而非指郊後之祭言即書稱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亦是各為一祭而非專指類上帝之明日則其說亦未的蔡氏云魯

無朝日夕月之壇故即于郊之日附祭日月于壇上則此條專就魯郊而言似為有理然尚須考

右日月從祀

五禮通考卷二